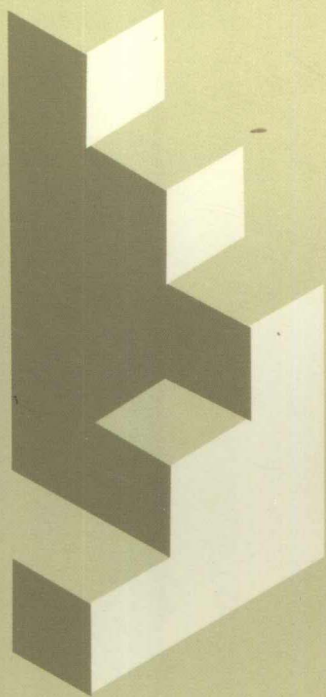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WORD-ORDER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IN CHINESE

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

张 赅◎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H146.2

231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THE WORD-ORDER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IN CHINESE

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

张 赅◎著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57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张赫著.

- 北京: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2

ISBN 7-5619-1034-7

I. 汉…

II. 张

III. 汉语-介词-词组-词序-演变

IV. 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2091 号

责任印制: 汪学发

出版发行: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83

网 址: <http://www.blcup.com>

<http://www.blcu.edu.cn/cbs/index.htm>

印 刷: 北京北林印刷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 数: 242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5619-1034-7/H·02001

定 价: 18.00 元

发行部电话: 010-82303651 82303591

传真: 010-82303081

E-mail: fxb@blcu.edu.cn

序

蒋绍愚

十九世纪末《马氏文通》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端。作为草创之作,《马氏文通》难免有模仿西方语法的痕迹,但也有不少对汉语特点的真知灼见。在二十世纪,中国语言学一方面不断地从西方语言学的各种流派中吸取有用的理论和方法,一方面逐步地摆脱模仿而加强对汉语本身特点的探求。在这方面,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进展最快;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也有很大的进展,但相对而言,显得有点滞后。汉语语法史的研究有自己的优良传统:扎实、严谨,从汉语的历史资料出发作深入细致的研究,不务空谈,这是应该继续发扬的。但从总体上说,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者对普通语言学和现代汉语语法的进展不很注意,在汉语语法史的研究中,理论思考也比较欠缺,因而对汉语语法演变规律的探求也还做得不够。这种状况,不但影响了汉语语法史的研究,而且对整个汉语的研究和语言学理论的研究都是不利的。因为对于汉语特点和汉语演变规律的探求,仅仅靠现代汉语的研究是不够的;有不少问题,都是要把汉语的现状和汉语的发展历史结合起来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而缺少了汉语这样一种重要的语言的演变规律的研究,普通语言学对人类语言的概括也难免是不完整的。

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国外的研究汉语的学者,如戴浩一(James H-Y Tai)、李讷和汤普生(Charles N. Li & Sandra A. Thompson)、张日升、黄宣范、黎天睦(Timothy Light)、桥本万太郎、孙朝奋和吉凡(Chaofen Sun & T. Givon)、屈承熹(Chauncey C. Chu)等,曾对汉语从古到今是否发生了从 SVO 型语言变为 SOV 型语言进行了热烈讨论,台湾学者梅广也参加了这场讨论。这场讨论是根据格林贝格(Joseph H. Greenburg)的语言类型学说而展开的,是关系到汉语从古到今有没有发生语言类型上的变化的重要问题。与此相关的是对汉

语词序及其规律的讨论,如黎天睦提出了“位置意义原则”(Rule of positional meaning),黄宣范在 1984 年提出了“表面结构法则”,戴浩一提出了“时间顺序原则”(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这些讨论对汉语的研究也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次讨论并没有进行得很深入。因为关于汉语的类型有无变化的讨论,是非要涉及历史层面不可的,而这些参加这场讨论的学者主要都是研究现代汉语的,虽然他们在文章中也引了一些汉语史的例子,但没有对汉语史中的有关材料作系统的、细致的考察。黎天睦和戴浩一在谈到他们提出的汉语词序的构成规则时,都声明这些规则不适用于古代汉语。黄宣范提出的“表面结构法则”实际上也是元明以后才形成的。而且,他们都没有进一步讨论这些规则古代为什么没有,后来又怎样产生。更令人遗憾的是,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讨论在中国大陆的语言学界几乎没有反应,尤其是汉语史的研究者,几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场讨论。这大概和我们的汉语史研究长期以来和外界隔绝以及不重视理论研究的情况不无关系吧。

张桢 1998 年的博士论文《汉语处所介词词组和工具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可以看作是对这场讨论的一个回应。汉语的处所介词词组和工具介词词组在句中的位置从古到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先秦时处所介词词组大部分处于动词之后,工具介词词组处于动词前后均可,而到现代汉语中大部分都移到了动词之前。戴浩一、李讷和汤普生、桥本万太郎等学者都以此作为汉语从 SVO 型语言变为 SOV 型语言的一项重要论据。这种变化在汉语历史上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张桢在自己的论文中用事实作了很好的回答。论文首先根据大量的语言资料,对从先秦到元明的各个历史阶段的这两种介词词组的位置作了缜密细致的调查统计,根据这种调查统计,指出这种词序变化开始于东汉时期,剧烈变化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大致结束于唐五代时期,现代汉语中这两种介词词组的词序在元明时期就已经基本固定下来。这样,就为这两种介词词组词序的演变作了一个切实的、清晰的历史考察。同时,论文对引起这种词序变化的原因作了深入的分析。论文从语义和语法两个方面来考虑问题。语法方面,论文从介词的兴替、动词的复音节化、动词后面成分的复杂化等几个方面综合

起来加以分析;语义方面,论文指出在先秦时语义对处所介词词组的位置就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语言的变化而大大加强。论文对于这多种因素引起词序变化的先后和主次,考察得相当细致,对于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分析得相当深入。在调查统计、描写分析的基础上,论文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来透视汉语史上的这一重要变化,并对汉语是否从 SVO 型语言变成了 SOV 型语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上述各位学者的意见作出了评论。

但是,这篇论文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对二三十年前所讨论的问题作出了回应,也不仅仅在于对汉语历史上介词词组词序的演变作了深入的研究。这篇论文的价值还在于能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汉语的历史资料进行扎扎实实的研究,而研究的结果又能总结出汉语历史演变的规律,并能作出相应理论概括。这种“理论—实际—理论”的研究途径,是很值得提倡的。请看本书第七章第二节“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为什么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两段话:

以上我们探讨了语法结构复杂化和语义因素对介词词组词序发生作用的原因。我们看到,语法结构的复杂化使原来的介词词组与 VP 的分布规律要有所改变,在这个变动时期,语言里与之相关的 OL 产生了新的表达模式、新兴介词使用的增加、“於”的使用的减少都加重了对旧规律的破坏,而使得原本对词序有微弱影响的因素的作用强烈起来,成为影响词序的重要因素,使原有的受这些因素影响而存在于语言中的少数例外的词序逐步发展为语言中的基本词序。

从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中我们可以得到两点启示:一,语言中的一些例外现象往往有规律可寻,对例外的分析可以发现影响语言的一些隐性因素,这些因素在某一时期的作用可能是微弱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在语言发展的某个阶段,它的作用可能会强烈起来,它可能会成为显性因素;二,先秦时汉语的介词词组就有极少数位于 VP 前,而且这极少数内部是有规律可寻的,以后的发展是这极少数变成了大多数。这提示我们:句子表达在需要变化时,它可能首先

从现存的语言系统内部寻找出路,寻找现有模式加以改造,很多新形式的出现都不是无源之水。

这种理论概括不是凭空想像的无根之谈,而是从汉语史的一个具体问题(处所介词词组的词序)的深入研究中得出的;但这种理论概括不仅仅适用于汉语处所介词词组的历史演变,而是有更普遍的意义。如果我们的汉语史多一些这样的研究,我们就能更多地参与国际语言学的对话,我们的研究也会出现更多新面貌。

由于这篇博士论文写得扎实而又有创新,所以被评为2000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不少语言学界的同行和专家都希望能读一读这篇论文。现在,张颉对这篇博士论文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充实,写成《汉语介词词组词序的历史演变》一书,交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样,就能满足广大读者的愿望。

张颉并不以已有的成绩为满足,她已经制订了一个研究计划,打算对汉语词序的历史演变作全面的研究,而且,研究的视野将进一步扩展,研究的内容将进一步深化:她打算把汉语史的研究和现代方言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但研究演变的情况,而且研究演变的规律和机制。我相信,凭着她的功底,凭着她的勤奋,她会做出更好的研究成果来。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主要是受惠于来自西方的普通语言学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中国语言学将更多的以自己对汉语的研究来充实普通语言学的宝库。对这一前景我充满信心,因为我们有一批年富力强、功底扎实、思想敏锐的汉语语言学者。

2001年1月
于北京大学畅春园

ABSTRACT

The main difference in word-order between Archaic Chinese and Mandarin Chinese is that prepositional phrases occur in postverbal position dominantly in Archaic Chinese and occur in preverbal position dominantly in Mandarin Chinese. This dissertation presents a fairly exhaustive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word-order change in prepositional phrases and reasons of this word-order change.

Our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① The word-order change in prepositional phrases began at the 2nd century, and ended at the 10th century, and the preverbal position has been the dominant position since the 10th century. ② A series of historical grammatical evolution in Chinese, such as the evolution of complement and object, emergence of compound words and auxiliary words, caused the word-order change in prepositional phrases. These historical grammatical evolutions made Chinese sentence structures become complex, and it was necessary to adjust the word order of sentences. From the 3rd century to the 10th century, these historical grammatical evolutions developed rapidly, so it is an important period of the word-order change in prepositional phrases too. ③ During the change of the position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the meaning of preposition phrases and structures of the verbal phrases modified by prepositional phrases gradually becam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deciding the positions of the prepositional phrases.

Based on this study, we don't think the substitution of prepositions caused the word-order change in prepositional phrases, and the Semantic Principle is the only principle that can affect the positions of prepositional phrases. The word-order change in prepositional phrases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emergence of SOV word order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 word order in Chinese sentences hasn't changed into SOV order.

目 录

序	蒋绍愚(1)
零 引言	(1)
第一章 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介词概貌和介词词组词序	(7)
第一节 先秦至西汉时期的介词概貌	(7)
一、引进场所的介词	(7)
二、引进对象的介词	(14)
三、引进工具的介词	(17)
四、引进受事的介词	(19)
第二节 受介词词组修饰的中心成分的情况	(21)
一、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的情况	(21)
二、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宾语的情况	(26)
第三节 先秦至西汉时期介词词组的词序	(31)
一、引进场所的介词词组的词序	(31)
二、引进对象的介词词组的词序	(34)
三、引进工具的介词词组的词序	(40)
第四节 小结	(41)
第二章 东汉时期的介词概貌和介词词组词序	(45)
第一节 东汉时期的介词概貌	(45)
一、引进场所的介词	(45)
二、引进对象的介词	(49)
三、引进工具的介词	(51)
四、引进受事的介词	(53)
第二节 受介词词组修饰的中心成分的情况	(54)
一、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的情况	(54)
二、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宾语的情况	(58)

三、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补语的情况	(60)
第三节 东汉时期介词词组的词序	(61)
一、具体介词引导的介词词组的词序情况	(61)
二、VP 带宾语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72)
三、其他情况下的介词词组词序	(74)
第四节 小结	(75)
第三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介词概貌和介词词组词序	(77)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介词概貌	(77)
一、引进场所的介词	(77)
二、引进对象的介词	(87)
三、引进工具的介词	(92)
四、引进受事的介词	(93)
第二节 受介词词组修饰的中心成分的情况	(97)
一、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的情况	(97)
二、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宾语的情况	(100)
三、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补语的情况	(103)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介词词组的词序	(105)
一、具体介词引导的介词词组的词序情况	(105)
二、VP 为非单音结构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116)
三、VP 带宾语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118)
四、VP 带补语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121)
第四节 小结	(122)
第四章 唐五代时期的介词概貌和介词词组词序	(126)
第一节 唐五代时期的介词概貌	(126)
一、引进场所的介词	(126)
二、引进对象的介词	(134)
三、引进工具的介词	(137)

	四、引进受事的介词	(141)
第二节	受介词词组修饰的中心成分的情况	(143)
	一、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的情况	(143)
	二、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宾语的情况	(146)
	三、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补语的情况	(150)
	四、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其他成分的情况 ...	(152)
第三节	唐五代时期介词词组的词序	(154)
	一、具体介词引导的介词词组词序	(154)
	二、VP 的情况对介词词组词序的影响	(167)
	三、VP 带宾语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171)
	四、VP 带补语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174)
	五、VP 带其他成分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175)
第四节	小结	(176)
第五章	宋代的介词概貌和介词词组词序	(180)
第一节	宋代的介词概貌	(180)
	一、引进场所的介词	(180)
	二、引进对象的介词	(184)
	三、引进工具的介词	(188)
第二节	受介词词组修饰的中心成分的情况	(191)
	一、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的情况	(191)
	二、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宾语的情况	(193)
	三、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补语的情况	(195)
	四、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其他成分的情况 ...	(198)
第三节	宋代介词词组的词序	(199)
	一、具体介词引导的介词词组的词序	(199)
	二、VP 的情况对介词词组词序的影响	(209)
	三、VP 带宾语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210)

四、VP 带补语或其他成分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214)
第四节 小结	(215)
第六章 元明时期的介词概貌和介词词组词序	(217)
第一节 元明时期的介词概貌	(217)
一、引进场所的介词	(217)
二、引进对象的介词	(222)
三、引进工具的介词	(224)
第二节 受介词词组修饰的中心成分的情况	(227)
一、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的情况	(227)
二、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宾语的情况	(228)
三、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补语的情况	(229)
四、介词词组修饰的 VP 带其他成分的情况	(230)
第三节 元明时期的介词词组词序	(232)
一、具体介词引导的介词词组的词序情况	(232)
二、VP 的情况对介词词组词序的影响	(234)
三、VP 带宾语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236)
四、VP 带补语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240)
五、VP 带其他成分时的介词词组词序	(240)
第四节 小结	(241)
第七章 汉语处所介词词组和工具介词词组词序变化的原因	(245)
第一节 介词词组词序变化的原因	(246)
一、介词兴替与介词词组前移	(246)
二、介词词组的语义在介词词组词序变化中的作用	(251)
三、VP 带宾语对介词词组词序变化的作用	(253)

四、VP 的发展与介词词组词序变化	(257)
五、VP 带补语或其他成分与介词词组词序变化	(259)
六、小结	(261)
第二节 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为什么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263)
一、复杂的语法结构为什么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使介词词组前移?	(263)
二、语义对介词词组位置的作用为什么会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增强?	(264)
第八章 相关问题的讨论	(272)
一、学术界以往关于介词词组词序变化原因的种种探讨	(272)
二、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与汉语 SVO→SOV 词序变化的关系	(278)
三、表面结构法则与汉语的词序	(282)
参考书目	(285)
引用文献	(288)
后记	(290)

零 引言

0.1 本书所说的介词词组的词序指的是介词词组和它所修饰的中心成分的词序。这两者的词序有三种可能:介词词组位于中心成分之前;介词词组位于中心成分之后;中心成分复杂时介词词组插入中心成分之中。就汉语史的情况来看,主要是前两种词序,最后一种词序很少见。

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王力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均指出处所介词词组、工具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是汉语词序从古到今最大的变化。赵元任在《汉语口语语法》一书中明确地提出,“表示所在和所从来的介词短语可以放在动词之后而不是放在动词之前”是文言和白话之间“惟一重要的词序上的”差别;王力在《汉语史稿》中把处所状语和工具状语的词序变化列为汉语从上古到中古的三种词序变化之一,并作了简单的描写,认为“到了汉代,一般的处所状语渐渐可以移到动词的前面”,到了近代汉语里因为“拿”代替了“以”,“工具状语的位置也就固定在动词的前面”。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关于现代汉语词序是否是SOV、汉语词序是否经历了SVO→SOV的变化的问题引起了语言学界广泛而热烈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处所介词词组和工具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作为汉语最明显的词序变化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很多学者都试图对介词词组词序变化的原因进行解释,不过他们的研究只是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中的词序情况作简单的对比和探讨,没有考察演变过程,大多是一种理论推测,主要目的是为了说明现代汉语的词序。而从汉语史的角度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主要有赵大明、吴可颖、黄宣范、魏培泉四人,其中以赵、吴二人的研究最为详细和深入,他们分期考察了介词词组的词序变化,勾勒出词序变化的大致脉络,并找到了变化的部分原因,但是他们的研究由于使用的语

言材料、研究范围等方面的限制,对介词词组词序变化过程的描写和词序变化原因的解釋都有不全面和不正确之处,也没有用研究的结果对汉语词序是否有 SVO→SOV 的变化作出有力的说明,而这些正是本书想完成的工作。

本书想通过对各个时期处所介词词组和工具介词词组的词序情况的考察,准确描写介词词组词序变化发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在此基础上探讨出介词词组词序变化的真正原因,探究汉语的词序原则,并说明它与汉语词序的 SVO→SOV 变化的关系,以期对解决这个问题作出有价值的贡献。

0.2 本书讨论的介词词组有四小类:①介词+场所,如“拯已於水火之中”、“藏於心中”、“青取之於蓝”;②介词+对象,如“学射於羿”、“言於王曰”、“敏於事而慎於言”;③介词+工具,如“以戈逐子犯”、“黥汝以仁义”;④介词+受事,如“以此授诸侯之师”、“夫子教我以正”。第②类介词词组的用法从第①类介词词组的用法发展而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引进这两类介词词组的介词都是身兼二职的;第④类介词词组的用法从第③类介词词组的用法发展而来,引进这两类介词词组的介词主要是“以”,其他介词如“用、持”也曾是身兼二职的,唐五代以后第④类介词词组的用法由“处置式”来表示,我们不再考察。王力的《汉语史稿》里把①、②两类介词词组称为“处所状语”,③、④两类介词词组称为“工具状语”,这里我们借用这个名称,将我们要考察的介词词组分为“处所介词词组”和“工具介词词组”两大类。

0.3 本书分析材料的两个主要处理原则

0.3.1 动词与介词的界限

现代汉语里的介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词类,现代汉语里介词是否能够单独成为一个词类而区别于动词,语法学界并无统一认识。我们认为应该首先考察这类词的功能、用法是否具有共同点以区别于其他词类。现代汉语介词有这样几个共同点。

1) 一些介词词组是不能脱离其所修饰的谓词而存在的。如“从

学校来”、“向门口走去”、“开往北京”、“在他看来”,这些句子去掉后面的谓词将不成话,这与一般的连谓结构不一样。

2) 介词所引出的那个名词性成分都是与谓词有关的一个论元,是谓词所带出来的,但它们与谓词的关系不如其他论元如宾语那么紧密直接,因各种原因不能直接附于谓词,介词的作用就是附在这个成分前面,使它可以依附于谓词而出现于句中,并藉此表明它与谓词的关系与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介词词组都不能脱离后面的谓词而存在。不仅像第一点中举的那些例子不能独立存在,就是在“在家里看书”、“用筷子吃饭”这样的句子中也是如此。“在家里看书”并不就等于“在家里”、“看书”两个句子的简单相加,它不是两个动作并列,“家里”是“看”的场所,是动词“看”的论元之一,用“在家里”这个结构表明了它与谓词的关系,是对谓词的补充说明,这点在我们讨论的介词“在”的产生过程中表现得最清楚。

3) 现代汉语的介词都是由动词而来,有些介词的意义已与原动词的词义相距很远了,如“从、随”动词义为“跟随”,而作为介词“从”表示动作的起点,“随”表示行为的依据。有些动介兼属的词,其作介词时的词义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如“在”作动词时只表示存在的场所,作介词时因修饰的动词不同既可表示存在的场所,也可表示到达的场所。

以上三个特点是从现代汉语介词的使用情况概括出的,从汉语史的角度来看介词还有两个特点。

1) 介词都是由动词虚化而来,都有一个词义由实变虚的过程,作介词后用法有了变化,表达的意思也有了变化,这点同上述的第三点是一回事。

2) 在汉语发展史中,介词经历了专一化、精密化的过程。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介词是一词多功能,很多介词可以引进不同类型的介词词组,如既可引进动作行为的场所、也可引进动作的对象,既可引进工具也可引进受事。介词词组的意思也是多样的,既可表示行为的场所也可表示动作的归结点,既可表示行为的工具也可表示行为

的依据、凭借。现代汉语中一些常用介词如“从、向、用”等都经历了这样的多功能阶段,汉语介词功能的专一化是从唐以后开始的。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介词这个群体在句子中担任着专门的职能,使用上有共同的特点,历史上有共同的发展变化,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来进行考察的。至于是把它看作动词的一类或是一个独立的词类与动词并列,这并不重要,并不会影响我们的研究。根据介词的这些共同点,我们定下我们的研究的收词标准:

1. 与谓词同时使用的才能是介词词组。

2. 与作实词时相比,词义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就是介词,如“从、向、就”等虽然刚出现时用例极少,仍把它们看作介词。

3. 如果词义没有变化或变化不大,要看其引导的成分对谓词是否有明显的修饰作用,没有明显的修饰作用的不看作介词,如先秦时位于动词前的“在”。同时在一定时期内其介词用法出现频率的高低也要考虑。

4. 唐以前产生的介词一般是多功能的,如“从、向、持、用”可引导两类介词词组,只引导一类介词词组的介词也有多种用法,如“在”,因此我们对唐以前只有单一用法的词不计,如“至、到”只表示“所至”且只修饰“来、往”等几个动词,故不看作介词。但唐以后介词的功能专一化,这一标准不再考虑,所以唐五代以后的“到”我们看作是介词。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讨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动词和介词的界限这个复杂的问题,这里我们只是定下本书的收词标准。另外在搜集材料时我们虽力图收齐所有的介词,但我们考察的重点不在介词与动词或连词的甄别上,对用得较多的或明显可以看作介词的用例注意多一些,对一些使用频率很低或者模棱两可的情况可能没有注意到,会有漏收的情况。但我们描写了各个时期常用介词的情况,这些介词的用例在各个时期占了至少90%以上,因此根据这些介词的使用情况作出的结论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3.2 引进场所的介词词组与引进对象的介词词组的区分